



博士论丛

谢遐龄 著

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

从宇宙本体论到理性本体论的转折



要目:

- 自我之发现
- 纯粹概念（范畴）之剥离
- 大我与小我之区分
- 守向自然与自由之区分

湖南教育出版社

845230

23551
0432

23551
0432



博士论丛



F34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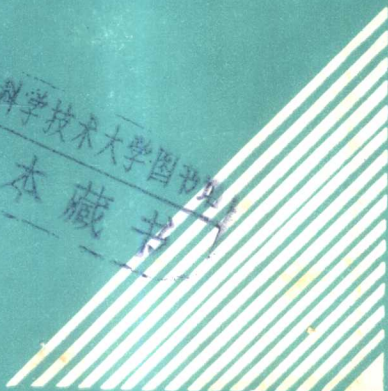
康德 对本论体的 扬弃

从宇宙本体论到理性本体论的转折

谢遐龄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南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基本藏书



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

——从宇宙本体论到理性本体论的转折

谢遐龄 著

责任编辑：姚莉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80,000 印张：9 印数：——4,620

ISBN 7-5355-0445-0/G·441

统一书号：7284·1049 定价：2.50元

总 序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批学有功力、才华横溢、富于开拓精神的中青年学者正脱颖而出。他们或潜心于某一专题的研究，或驰骋于广阔的学术领域，其成就为中外学人所瞩目。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或即将获得国内外的博士学位。为了及时反映和交流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将有选择地、但又不拘一格地编辑出版一套《博士论丛》，专门用以印行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有关毗邻、交叉学科的优秀博士论文或水平相当的著作。

当今知识更新之高论邀宠，信息爆炸之危言耸听，我们淡然于好新惊奇，无意于时髦文化的追求，这并非藐视各种新的尝试，实为强调学术根基之坚实。那些踏踏实实耕耘于学术之一隅、又心领神会于存在之整体的作者，才是我们最珍视的力量。我们惟愿为推进学术而效力。真正的学术，决非图一时一地之热闹，而需求有恒久性和世界性的作用。研习国故，不拘于考据、训诂，而要能通古今历史之至变，究人生社会之真义，启迪读者之心扉；治理

学术，则不限于述评、比较，要在体悟和理解中西文化之本源，与各民族宗师哲人交流。真正的学术是一种对话，不仅与国人、今人对话，与洋人、后人对话，而且不断提高对话的层次，就学术的进步来说，这是使我国民族文化立于世界之林的关键。创新而不止于移花接木，引进而不孜孜于搬弄新术语，首先要在学术上有深厚根基，然后才能开出自己的花朵。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没有多年自甘寂寞的艰苦劳作，是决不能达到的。但愿《博士论丛》的撰稿人与我们一起，逐步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相信，不屑于赶时髦、凑热闹的读者会理解我们的用心的。

“五四”运动后，也是一批青年人起而顺应世界文明大势，以新的眼光整理传统文化，移植西方文化，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奠了基，其中许多人日后成为学贯中西而又自成一说的名家。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西文化再次相遇和撞击，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创造性大发展提供了契机，而新一代的中青年学者在此大发展中必将发挥其中坚作用。我们有理由期望，《博士论丛》的撰稿人中也会涌现出不逊于前人、无愧于时代的大学者。

《博士论丛》编辑委员会

1987年7月于北京



作者简介

谢遵龄，浙江省温州市人。1945年3月生于四川省重庆市。1953年自上海市迁居北京市。1962年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78年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为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陈珪如教授，1981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后为外国哲学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增嘏教授，全先生逝世后，导师改为王玖兴教授，198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已发表过的论著有：

《实践：逻辑范畴的起源》，
《论“人化的自然界”的涵义》，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
《哲学研究中的笛卡尔主义倾向》，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遏制现代科学技术危害精神文明的倾向》，
《巴门尼德：辩证法的开创者》等。

《博士论丛》编委会

主 编 叶秀山

副主编 周国平

编 委 (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 宁 王友琴 王润生 刘 东

苏 斌 何怀宏 张维平 姚莎莎

韩小蓀

《博士论丛》(第一辑)

书 目

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

清代宗族法研究

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

唐代藩镇研究

ISBN 7—5355—0445—0/G·441

统一书号：7284·1049 定价：2.50元

湘教(87)21期

目 录

前言	(1)
1 导论 自我之发现	(14)
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基本假设	(16)
巴门尼德：宇宙本体论的开端	(18)
柏拉图：本体论的创立	(22)
亚里士多德：宇宙本体论的完成	(29)
基督教引起的本体论问题	(40)
从实体到自我：笛卡尔以后、康德以前的主要 本体论问题	(53)
2 纯粹概念(范畴)之剥离	(72)
先验方法：纯粹知识与经验知识的逻辑关系之 研究	(74)
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	(82)
范畴的先验演绎：先验的自我之发现	(97)
本无之发现	(112)
本章小结：先验逻辑与普通逻辑的区别	(127)

3 大我与小我之区分	(140)
内感概念的两重意义.....	(145)
空间.....	(151)
时期和内感.....	(156)
想象力的本体论位置.....	(166)
统觉：小我之自发性与纯粹思维的界线和关联	(183)
图型论：大我规约小我之活动.....	(200)
4 导向自然与自由之区分	(213)
综合补论.....	(216)
感觉的本体论地位.....	(231)
本无与可知世界中的知性存在体.....	(248)
5 结论	(260)
附录 巴门尼德：辩证法的开创者	(269)

前 言

本体论无疑是当代哲学最引人注目的主题。在西方哲学史上，本体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宇宙本体论、理性本体论、性灵本体论。于是当代有三类本体论并存。本书不拟涉及上世纪兴起的性灵本体论，只打算讨论从宇宙本体论向理性本体论的过渡中的若干问题。

西方哲学史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与生活中出现了重大新因素相关：

科学精神兴起，泰勒斯出现，西方哲学史开始；
社会问题引起注意，智者派兴起，遂有柏拉图；
罗马帝国衰落，基督教西播，经院哲学渐兴盛；
近代实验科学昌明，自由、独立精神崛起，西方哲学史进入近代；

基督教绝对主义价值体系崩溃，人类日渐受制于技术，于是哲学成为现代的。

当代世界对本体论问题的关注，表现了西方社会面临着困境。本体论原来就是因为人类寻求安身立命之本而产

生的，当西方社会的诸大思想家把面临的困境归咎于统治西方思想两千余年的理性主义，并且以为理性主义无能引导人类走出这困境之时，他们便谋图另辟蹊径，重新在西方哲学自身的渊源中探索安身立命之本。这种努力的结果是性灵本体论蔚为大观。性灵本体论被斥为“非理性主义的”，这一事实说明，各派哲学都在力图找到答案。如果说，20世纪是相对主义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是绝对主义的时代；至少将是复归绝对主义的时代。看来，本体论在21世纪当有更重要的发展。

要判明目前的局面和日后的发展趋向，透彻地了解理性本体论是极为必要的，尤其是所谓“非理性主义的”性灵本体论找到谢林为自己的近代真祖之一时，这样的了解更显得重要。康德越来越重要了。以往，人们仅是泛泛而论现代各派哲学皆由康德哲学引起，现在却是被认为立场迥异的两大派皆奉康德为主要渊源。就“非理性主义”派而言，不但胡塞尔、海德格尔举康德之旗，即是更早的谢林，也源出于康德。对康德哲学的阐释成了关键。

要透彻了解理性本体论，必须了解宇宙本体论向理性本体论的过渡。这一过渡的关键人物是笛卡尔。宇宙本体论企图从自然或对自然的知识、知识能力出发论证信仰和价值体系，中世纪经院哲学大体上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发展的。笛卡尔看到两个领域应当划开，便开创了新思路。他的著名论题“我思故我在”意味着理性本体论的开端，含有“安身立命之本须在理性中寻求”的倾向。然而，无论是笛卡尔、洛克，还是莱布尼兹，都沿袭了经院哲学的逻辑（康德称之为普遍逻辑），因而不能建立起划开两个领

域的哲学理论，仍陷于以科学知识、日常经验论证信仰的泥淖。休谟比他们高明些，看到了他们的困难，但是囿于经验派立场，未能提出逻辑革命的任务，仍然不能开创新局面。直到康德出来创立先验逻辑，才完成了笛卡尔提出的任务。宇宙本体论为理性本体论所克服的大局确定了下来。

先验逻辑是近代辩证法初期阶段的形态，它并不是许多人所解释的那种“经验的形而上学”。诚然，康德为科学知识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只是这并非他的目标所在。他的意图在于论证：对于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朽，不可能有知识；而可以无限推进的（科学）知识，不论进步到何种程度，对于它们的证明不会有丝毫用处；从而划清自然和自由、知识和信仰的界限。所谓“不可知论”的基本含义正在于此。不是自然不可知，而是对于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朽不可能有知识。

康德哲学在这方面的义蕴，在近代辩证法的完成形态——黑格尔哲学中充分发挥了出来。康德的先验逻辑要为信仰找到稳固的地位，但把信仰与知识对立起来，仅视知识为真理。黑格尔的逻辑学则把信仰与知识统一了起来。他斥科学知识为“不真的”，主张上帝可知且唯有关于上帝的知识才是真理。确实，按康德那明晰的思路所透彻阐述的，上帝只是为了道德而建立的假设，那么，安身立命之本便不会很牢靠，稍加摇撼就要倒塌。尽管康德本人坚持反对甚至发表声明，费希特还是从康德哲学中引伸出下它所蕴涵的无神论，以自名家。这是康德哲学之遭到黑格尔猛烈攻击的一个原因。但是，把黑格尔看作复归僧侣主

义，也不妥当。在黑格尔那里，上帝颇似庄子哲学中的“道”，无所不在，并不是可与万事万物分离开来的、超于世界之上的造物主。造物主按概念就是永恒的、不变的。康德哲学中的上帝概念，尽管降到了假设，却仍残留着“造物主”的涵义，是康德辩证法不彻底的结果。黑格尔革新了上帝概念，主张上帝即绝对，也就是达到绝对理念的纯思维过程。上帝其实是理性，或曰人的本性。与庄子哲学、斯宾诺莎哲学根本不同的是，黑格尔不再通过自然这一中介，而直接从上帝推出了社会。世界历史被看作精神的展开与实现的过程，上帝“无所不在”的首要意义是在社会的历史中。这是黑格尔哲学最伟大而影响深远的贡献。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这方面内容作唯物主义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

绝对——黑格尔辩证法所革新的上帝概念——之阐发，乃是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黑格尔为在他之后人类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的事业奠定了基础。之所以世人极少有注意到这件大事的意义的，或许是因为至今尚未确立一个举世公认的体系。换言之，这是因为所提为解决方案的诸安身立命之本学说至今没有一个为整个人类所接受——那本来就是需要若干世纪的长时间才能实现的过程。

然而，黑格尔哲学并不是没有缺陷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崇尚非理性主义的性灵本体论之兴盛，便是发端于黑格尔哲学之弊。归根到底，性灵本体论无以摆脱历史，因而无以忽视黑格尔的“精神展现为历史”的学说，无以否认历史中所显现的精神之必然性。只要承认历史，就不得不

承认理性主义。无疑，在人类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的事业中，非理性主义的影响终究会消退，因为这个“本”的居所是历史。

黑格尔哲学之弊在于他的绝对太“绝对”了。本应该有两个绝对——一个是纯粹思维，另一个是本无；他却只留下一个，留下了纯粹思维，而把本无硬纳入纯粹思维之中。性灵本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企图恢复本无在哲学中应有的位置。

克服黑格尔哲学之弊将推进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要求对此作一番考察。

黑格尔哲学之弊同康德哲学不无关系。康德在扬弃宇宙本体论的过程中创立的物自体学说有一大弊——把本无与知性存在体混淆在一起。康德的划时代功绩是创立先验逻辑从而把自由领域（即社会领域）从自然领域划分出来。在自然领域，他区分于现象（Erscheinung）的物自体概念，实际上是“本无”。过渡向自由领域时，他区分于现象（Phaenomenon）的本体（Noumenon）概念，实际上关涉了社会存在物，为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张本。辨明上述概念区分之意义，从后日的马克思区别于自然唯物主义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于《资本论》开卷即区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二重性，昭然可见。可惜的是，所指为自由、上帝、灵魂不朽等的本体一词，康德常以物自体一词替换。也就是说，本无、上帝这两个绝对，康德常用物自体一词指谓，于是开黑格尔归二绝对为一之端。

不过，康德毕竟常将“本无”意义上的物自体与纯粹思维区别处理，因而他的著作常显示两个绝对之蕴

涵^①。(他的缺点在于未臻明晰。)这是康德哲学优于黑格尔哲学之处，无怪乎今日的非理性主义者讨伐黑格尔时不免去求助于康德。康德哲学之所以有此优点及缺点，除了他实事求是，不那么受左右大部分哲学家的“归一”趋向之支配外，或许还要归因于哲学到他那里刚从宇宙本体论脱胎出理性本体论。

这样看来，探讨康德在从宇宙本体论向理性本体论过渡中所阐发的学说，在当代仍然有特殊的意义。这一探讨并非对哲学史的纯学究式的考证，而是关乎今日及未来人类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的大事业的工作。就近而论，这一探讨是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打基础的工作。

本书预定的课题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康德怎样脱离纯粹自我意识，从而为建立理性本体论清扫了基地；康德哲学的纯粹自我意识相当于后来黑格尔哲学中的“客观思维”（即纯粹思维）概念所指的，因而人们一向主张的康德哲学主要倾向是主观唯心主义之说乃是出于误解。这在康德为从宇宙本体论向理性本体论过渡所做的工作中只占一小部分，虽然是极为重要的基本工作。

本书的课题包涵着反对科学主义的要求。近代哲学中的经验论、唯理论两大流派都被归入宇宙本体论。经验派

^① 黑格尔哲学还有一弊——把纯粹思维也看作存在。除了他认绝对为上帝而上帝之存在又可资证明外，主要地在于他常称绝对精神为“客观思维”。这种提法固然有说话方便的因素——我也常觉得难于表述，有时不得不采用这种说话方式作为入门阶梯——却常显露出黑格尔视绝对为客体的倾向。其实纯粹思维是建立客体的，自身却不是客体；它使万物可言存在，自身却不可言存在。此弊康德哲学则无。康德主张纯粹思维是行规定者，不是被规定者（亦不可被规定），至少提供了消除此弊的基本原则。唯如此，纯粹思维才成其为真绝对。

属于科学主义是没有争议的。唯理派由于其基本假设，也有科学主义倾向，却需要强调指出。笛卡尔的二元论，明显地包涵科学主义倾向，容易得到承认。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的科学主义倾向，则由他们的哲学的基本思路——在宇宙中而不是从理性中寻求上帝之证明——表现。进一步的证据在逻辑方面。斯宾诺莎哲学甚至在表现形式上都模仿一门数学——几何学，更无须说在内容上缺乏辩证法。莱布尼兹哲学的逻辑同样缺少辩证法，现代科学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逻辑经验主义把莱布尼兹同休谟一起奉为鼻祖，很能说明这一点。在康德之前，人们纵然已清楚地看到两类知识——经验知识和纯粹知识——之区别，却划不清它们之间的界限，找不到它们相互联系的途径，因而哲学（研究纯粹知识的学问）与科学（研究经验知识的学问）的界限始终模糊不清。这是科学主义的病根所在。要克服科学主义，必须有辩证法。辩证法正是在康德批判宇宙本体论的工作中创立的；而康德所注目的，正是揭露在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理想的形而上学。因此，康德提出的“重建形而上学”的任务，包涵了反对科学主义的任务。这样，为阐明康德之扬弃本体论，就需要批判科学主义，何况现代科学主义常批评或歪曲康德哲学，为了阐明康德真义也少不了做这项工作。

但是，对科学主义地阐发康德哲学之企图的最有力的批驳，莫过于正面发掘康德哲学真义。本书预定上述课题，意在做这项工作。

黑格尔在论到康德哲学时说过，“‘理性批判’的最深刻的、最正确的发见之一就是认识到构成‘概念’的本质的